

正在改变的世界

◆ 张建松



■ 平生第一次登临冰山,心中充满了喜悦和豪迈



从小,视野所及的天际线尽头,只有层峦叠嶂的大别山。我的家乡在安徽省岳西县,那里是大别山革命老区。

大别山像母亲温暖的怀抱,抚育了我的成长;大别山又像一道森严屏障,将我于外面的世界阻隔。山外是怎样的一番世界?连绵起伏的大山像一个个扯不直的问号,让我充满好奇,追索答案。这,也是我努力学习的不懈动力。

如今,感谢“新华社记者”这份职业,让我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外面的世界,甚至有机会到地球的南北两极去看一看。

为了圆这个梦,我在新华社做了整整十年的准备

记得十多年前,我刚进新华社上海分社,第一次到中国极地研究中心采访,神秘、孤独、绝美、纯洁的南极引起了我心中的无限好奇。从此,去看一看那里的世界,成为我心中一个遥远的梦。

为了圆这个梦,我在新华社做了整整十年的准备。

终于,当自身和外界的各项条件均已成熟时,2007年11月,我作为新华社历史上第一位赴南极采访的女记者,跟随中国第24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出发了。

这次考察历时156天,我们乘坐“雪龙”号横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南大洋,四次穿越西风带“鬼门关”,往返于以凶险著称的德雷克海峡,多次遭遇西风带强气旋的“围追堵截”,航程28450海里,相当于环绕地球航行一周。

这是一段充满激情的人生历程,是我十年记者生涯中最快乐、最简单、最过瘾的一段时光。

去过南极之后,如果还有机会去北极,也许任何人都不会放弃。我也是这样。

2010年7月,我跟随中国第四次北极科学考察队前往北极采访报道。这次考察历时82天,我们乘坐“雪龙”号在茫茫大海航行近13000海里,南北纵贯2300海里,东西横跨1100海里。从白令海、楚科奇海、加拿大海盆,到门捷列夫海脊、弗莱彻深海平原,最后抵达北极点附近海域。“雪龙”号最北抵达北纬88度26分,创造了中国北极考察史和航海史上的多项新纪录。

在这次考察过程中,我还有幸和部分考察队员乘坐直升机抵达北极点,成为新华社历史上第一位抵达北极点采访的女记者。

北极之行值得骄傲的还有,由于这次考察正值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办之际,经过新华社上海分社慎海雄社长的周密策划,在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和全体考察队员的大力支持下,在“雪龙”号进入北极圈那一刻,我组织了“问候祖国 祝福世博”活动,为世博会的成功举办递送一份来自北极的祝福,并将世博会会旗成功地插上了北极点。

这是在人类历史上,世博会旗帜第一次插在了地球的最北端。为了留下永远的纪念,新华社上海分社还专门制作了“世博北极点纪念章”,为世博文化增添了一份别样的光彩。

为什么要去南极?这个质疑曾令我深思许久,也令我内疚许久

去南极之前,我在新华网上开了一个博客,许多网友纷纷留言为我祝福,但也有少数网友提出质疑:为什么要去南极?

“如果很多人都怀有你这样的热情,南极就惨了!地球几乎没有处女地给你们玩了,多为地球想想吧!戈尔《难以忽视的真相》,难道你不看吗?”一位匿名网友在留言中这样质疑。

为什么要去南极?这个质疑曾令我深思许久,也令我内疚许久。

因为我是报道极地的媒体工作者,公众至今还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到南极去,说明我们的宣传报道工作还做得远远不够。

按照人们单纯、善良的理解,如果人类的脚步永远不去涉足南极这块净土,就是对南极环境最大的保护。

但事实是,在过去的200多年里,人类对南极的涉足从未停止过。南极洲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没有公认主权的大陆,自从被人类发现以来,国际社会关于南极的纷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从1772年英国探险家库克率领两艘独桅船到南极寻找“未知大陆”的环球航行,到1819年俄罗斯军官别林斯高晋和拉扎列夫率领南极探险队奔赴南极;从1895年开始的南极探险英雄时代,到1911年阿蒙森在人类历

南极和北极,向来都是远离普通人的视野和体验的。张建松2007年-2008年参加中国第24次南极科学考察,是新华社历史上第一位赴南极采访的女记者,2010年又参加中国第4次北极科学考察,是新华社历史上第一位抵达北极点采访的女记者。她的《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新华社女记者238天的南极、北极之旅》(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出版)一书通过对南



北极景色细致的描绘、对奔赴南北极一路的所见所感,将一个真实的南极和北极生动呈现。通过采访十余位极地研究专家及专业考察人员,以一个职业记者的视角深度剖析了南北极的资源、旅游、各国考察站、海冰融化以及南极保护等问题,使读者真实地感受到来自地球两端的外在于内在,近距离享受地球天堂的至纯至美。本文为该书作者的自序。



■ 在灰色的“新冰”与白色的“老冰”交织的一望无际的南大洋,“雪龙”号矫健的身姿划出了一道优美弧线

■ 考察队进入北极圈,举行“问候祖国 祝福世博”活动

史上首次到达南极点、斯科特捐躯南极冰原,一批又一批探险家前赴后继地涉足南极。如今,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南极早已不再是几个探险家小心翼翼触摸的神秘之地。

进入21世纪以来,各世界强国在紧密围绕对海洋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国际海底的权益和资源激烈争夺的同时,也把目光聚集到地球的南极和北极,使之逐渐成为国际地缘政治的热点地区,各国权益纷争的重要舞台。极地,正在从科学考察时代转向了一个以政治、经济、科学、军事利益为主的权益纷争时代。

在南极进行科学考察,一方面固然是人类追求科学精神的实践,另一方面这也是各国对南极洲未来进行的一场角逐。

截至目前,世界各国已在南极建立了82个科学考察站。其中常年站47个,夏季站35个,可容纳2500人左右开展科学考察活动,600-700人在南极越冬。

在南极设立考察站最多的国家是阿根廷,一共有14个考察站;其次是智利,共有9个考察站;俄罗斯建有8个考察站,位居第三。

南极考察强国是英国和美国,他们在南极设立的考察站数量虽然不算最多(英国有5个考察站,美国有3个考察站),但这些考察站都占据了最佳地理位置,美国阿蒙森-斯科特站位于南极点,位置极佳。还有罗斯海附近的美国麦克默多站,规模庞大,堪称一座“南极科学城”。

我国的极地考察始于1984年。虽然在国际南极科学考察大舞台上姗姗来迟,但在国家海洋局的精心组织和领导下,经过20多年持续不断的努力,目前已形成了“一艘”(“雪龙”号极地科学考察船)、“四站”(南极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北极黄河站)、“一中心”(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的业务支撑体系和科研平台,跻身极地科学考察大国的行列,但显然还不是科学考察强国。

在地球最南端,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科学考察站的建设,不仅是中国极地科学考察的高峰,还是中国全球化战略的高峰!

我国的北极科学考察始于1999年,至2010年只进行了4次,我们对于北极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在地球最北端,北冰洋公海及其洋底属于全人类,我国在那里同样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利益!

作为北半球国家,北极是中国冷空气的主要来源地,在北极发生的任何细微变化,都会影响到中国。近年来,我国的暖冬、冻雨、洪水、干旱、沙尘暴和泥石流等灾害频仍,这些灾害与北极的关系至今仍很不清楚。对此,急需加强北极地区气候环境变化过程与我国气候环境变化关系的研究,这对于指导我国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北极海冰的融化速度已经远远超出了科学家的预期。北极海冰快速融化,也绝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自然现象。海冰快速融化可能是诱发北极海洋和大气系统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的导火索,将深刻影响全球气候;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北极海冰一旦融化,极有可能促进世界战略格局发生难以估量的巨变。

海冰融化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北极航道的开通。从16世纪起,欧洲国家就一直梦想能打通经北冰洋到达神秘而富庶的东方的便捷通道,但由于北冰洋上重重冰山和厚厚海冰的阻挡,使北极航道探险虽然兴盛一时,但终因不具备商业航运价值而沉寂下来。

时至今日,随着北极海冰的快速融化,北冰洋“黄金水道”有望开通。北极航道一旦贯通,将直接改变原有的世界海洋航路格局,不仅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和经济价值,其政治、军事和文化发展等战略作用亦不可低估。

近年来,北冰洋沿岸国家纷纷调整 and 强化北极战略,提高其在国家总体战略目标中的强度和等级,同时竞相在北极地区频繁举行战略性动作。

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国拥有在北冰洋自由航行、飞越、科学考察、公海海底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利。一旦北

极航道开通,将大大拉近我国与欧洲、北美市场的距离,导致国际分工和产业布局发生变化,进而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产业分工和经济发展战略布局。

我国的北极科学考察始于1999年,至2010年只进行了4次,我们对于北极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在前三次北极科学考察中,“雪龙”号最北分别航行到北纬75度、80度和85度。由于海冰融化,在第四次北极科学考察中,我们乘坐“雪龙”号一路长驱北上,最北抵达北纬88度。

根据以往的研究,北冰洋三分之二以上的海面全年覆盖着厚1.5米到4米的巨大冰块,越是中央地区,冰层越是厚实坚固。然而,“雪龙”号在第四次北极科学考察过程中,航经水域测得海冰的最大厚度只有3.1米。

我们乘坐直升机前往北极点进行科学考察的过程中,一路所见的北极点附近海冰,也完全不是一望无际的千里冰原,海冰全都“未融先开”,巨大的冰间水道长达数公里,蓝色的冰上融池密布,令人深感意外,触目惊心。

据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最新发布的信息,2009-2010年度“融化季”结束时,北极海冰面积萎缩至476万平方公里,创下在历史上排名第三的最小冰面纪录。估计到2030年,北极到夏末就不会有冰了,完全成为一个蓝色海洋。

的确,我们在第四次北极考察中,一路所见的夏季北冰洋都是蓝白相间,甚至蓝色多于白色。即使在北极点周围,也不完全是白色的世界。

事实正在告诉我们,战略专家们的分析和预测,也许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在地球最北端,正在悄然发生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巨大变化!

为了迎接这些历史性变化,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中国利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必须从现在开始未雨绸缪!

本书集纳了我在南北极的见闻,也集纳了一名新华社记者多年来对南北极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我眼中的极地之美,希望能带给你赏心悦目与无尽遐思。更希望你引起你关注的是:地球南北两极对于中国和世界是何等之重要!